

文化局长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WENHUAJUZHANG

吴国恩 著



82

文化局长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WENHUAJUZHANG; 春风文艺出版社

吴国恩 著

I247.5
W780

© 吴国恩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化局长 / 吴国恩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0.3

ISBN 978-7-5313-3569-6

I. 文… II. 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8247 号

文化局长

责任编辑 王 平 肖云峰

责任校对 陈 杰

装帧设计 柏拉图工作室

幅面尺寸 175mm×250mm

字 数 308 千字

印 张 18.5

印 数 1—20 000 册
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

ISBN 978-7-5313-3569-6

定价: 2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25872814 转 2050

1

周末的清晨，缙熙市文化局局长东方长青还躺在被窝里，搁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嗡嗡地震动了几下，又归于平静了。东方长青还没有来得及动作，妻子周娴就神经过敏地探起身来，越过东方长青的身子捞起了手机，熟练地摁下开锁键，查阅起来。和所有对自己的婚姻不自信的女人一样，周娴操作起丈夫的手机来，比操作自己的手机还要熟练。短信是文化局副局长胡嵩发过来的，只有短短几句话：“局座，周末难熬，可否有兴趣娱乐一下？”

没有搜集到有用的证据，周娴显得有些败兴，咕哝说：“又是邀牌的，你们文化局就没有一点正事办吗？”市文化局一个局长，三个副局长，正好一桌，经常凑在一起打麻将，缺了谁都不行。东方长青一边穿衣服一边笑着说：“这怎么不是正经事？我们从事的就是文化工作嘛，什么才是中国最广泛的群众文化活动？麻将！一百单八张万饼索，暗合天罡地煞之数，其中包含了多少哲理，堪称国粹。”

周娴听了，撇了撇嘴，说：“歪理。”

东方长青不再说什么，穿戴整齐了，俯下身去在周娴嘴上敷衍地吻了一下。这是周娴给丈夫规定的必需程序，周娴是那种向往浪漫却毫无创意的女人，除了向肥皂剧学习，实则没有一点浪漫的才情。东方长青穿戴整齐，关了卧室门，在书房里回了短信，也是简洁的六个字：“我就来，等着我。”然后才去卫生间洗漱完毕，提着公文包出门，到负一楼取了车，开着单位的新奥迪缓缓地驶上街头。

作为一个省会城市，缙熙市的周末是散淡而慵懒的，这样一个还有些清冷的早春清晨，居民们大多还赖在床上，街上的车辆不多，显得有些空旷。东方长青把空调温度调到适中，然后打开车载DV，肖邦的《小夜曲》舒缓地响了起来，在车里的空间弥漫。不知为什么，东方长青特别钟爱肖邦的《小

夜曲》，无来由地觉得这舒缓的旋律里包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欲。每一次去和白雪幽会的途中，他都要放上这首钢琴曲，让激情在身上如蓄水一样一点点地积蓄起来，等到地方的时候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

此时，东方长青的心里，欲望正如一潭春水，一点一点地汇集着，很快就意乱情迷了。那条短信是白雪的，这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密码。尽管周娴防范严密，东方长青只是略施小计就瞒天过海了，方法很简单，把白雪的电话用胡嵩的名字储存下来就行了。因此，白雪打过来的电话和发过来的短信，出现的是胡嵩的名字，周娴哪里能想得到呢？

奥迪沿着五一大道向北驶去，然后拐上玫瑰路，进入了玫瑰新村，小区保安举手敬礼后打开了电动门，奥迪缓缓地开了进去。这是一个高级小区，居住在这个小区的大多是一些城市金领，一群率先富裕起来而且行为时尚的人。汽车沿着卵石路缓缓进去，在一栋高楼下停下来。这栋高楼七楼的一个复式楼，是他和白雪的爱巢。

电梯上升，漫长得仿佛过了一个世纪，终于到达七楼了。走出电梯门的瞬间，东方长青感到自己的心跳骤然间激烈起来，呼吸都有些艰难了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每一次想到白雪，自己从身体到精神都会那么激动，那种激动简直无法把持，仿佛一个第一次谈情说爱的青皮后生。与周娴长达十年的婚姻中，他似乎从来没有过这种激动，也许有吧，忘记了。十年，一切都模式化了，激情不再是出于内心，而完全是一种表演。因此，当他站在房间门前的时候，他不得不用一只手去掏钥匙，而用另一只手去掩住胸口，防止那个心脏会蹦到胸口外面来。

转动钥匙，门锁轻微的一声吧嗒声，开了。房间里一股慵懶的，带着一丝儿甜味、一丝儿酸味的气息迎面袭来，这是爱的气息。他悄悄地走进去，随手把公文包丢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。卧室的门虚掩着，推开门，床单下，白雪蒙头睡着，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到来。他一进门就直接向床边走去，却没有想到突然背后贴上来一个温暖的胴体，然后是凌乱的呼吸声传来。白雪给他制造了一个假象，她躲在门后，给了他一个惊喜。隔着衣服，他感觉到了她的乳房紧紧地贴在他的背上，坚挺而柔软，她的体温传过来，背上好像是搁着一盆火。

他转过身来，她一下子滑进了他的怀里。真丝睡衣无声地褪下来，被随手扔在高级拼木地板上。他摄住她，两张嘴紧紧地焊接在一起，那吻真长真深啊，他们以舌头互相探索着，似乎要把生命从对方的身体里吸出来，吸到自己的身体里去。这吻几乎要使得彼此间缺氧窒息。他拥着她，一起倒在了床上……

一切结束后，他们相拥着，含笑地看着对方。她娇美的脸上红晕未褪，眼里流光转动。他不禁怜爱万分，在她的嘴唇上轻轻地吻着，喃喃连声：“雪，我爱你，我太爱你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我也爱你，东方，没有你的晚上，我心里充满了对你的欲望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才给你发短信。”白雪说着，用嘴唇轻轻地啄着他的脸，回应着他。然后不舍地爬起身来，说：“睡吧，我的王子，你累了，我去给我的王子准备早餐了。”

东方长青一把抱住了她，说：“早餐就不要在家里吃了，我和智慧大师约好了，去寺里吃早餐。”

白雪笑笑，说：“又要去东江寺？”

东方长青点了点头。白雪笑着说：“看来，你还是改不了在政协民宗委时的习惯，忘不了求仙拜佛的。”

东方长青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哪是求什么仙拜什么佛啊，说实话，在政协当民宗委主任三年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只得到智慧大师这么一个界外朋友，平时没事就去寺里和他手谈两局，也听他说一说佛经，洗涤一下自己这颗尘心，磨磨自己的性子。调到文化局这一年来，事情多了，去的也少了，所以昨晚就和大师约了一下。”

白雪调皮地一笑，说：“你才做了这事，又去佛教圣地，不怕亵渎了神灵？”

东方长青明白白雪说的是什么，笑着伸手刮了一下她的脸，说：“不羞，你还说呢。”又说：“我们本来就是衣食男女，也不想修什么正果，何况佛法无边，最讲究的是一个包容，因此佛教是世界上包容性最大的宗教，佛家人自修很严，对世人却是宽容对待的。佛教也崇尚一个爱字，岂会把我们之间的爱视为亵渎？”

白雪轻轻地掐了他一下，说：“就你有理，好像自己是一个道行高深的

大师似的。这样吧，经常听你大师长大师短的，我也早有一瞻仙颜的想法，你带我一起去，我也问一问自己的前途，行吗？”

东方长青讥笑道：“这下不怕亵渎神灵了？”话没说完，挨了白雪的一记轻轻的粉拳。

礼佛山在缙照市西郊约四十公里处，山下有条大河带绕而过，孕育成一个冬暖夏凉的独特小气候。山上古木参天，多有古老名贵树种，掩映着一个大寺庙，这就是有名的东江寺。相传东江寺修于东晋初年，至今已有千年历史，期间多次毁于战争和火灾，又多次修复。佛教界有个说法，说是中国佛教有三个半法轮，其中半个就在这里。解放前这里香火非常旺盛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红卫兵、造反派来礼佛山破“四旧”，亏得省军区的一名领导闻讯，派兵保护才没有被毁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冷清多年的古寺又旺盛起来，平民百姓和达官贵人争相上山烧香拜佛。

东方长青和东江寺的渊源可谓十分深了，他在任市政协民族宗教专门委员会主任的时候，东江寺住持智慧和尚就是政协委员、常委，两人私交颇厚。如今他调任了市文化局局长，东江寺又是市一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彼此的关系就更深了一层。当年东方长青政坛铩羽后，经常来寺里小住，无非是为了抚平心里的焦躁，为自己求得一点平和而已，原不是为了求仙拜佛而来的。

回想起那几年的生活，东方长青不由得有了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。东方长青三十岁那年，当选长宁县县长，可谓年轻气盛，烈焰正炽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在长宁县的经济发展思路上，县委书记孟庭方一心看着眼前一点蝇头小利，只顾政绩而不顾及可持续发展的思路，和他的想法大相径庭。按说，近些年来实行党政分家，县长负责经济工作，孟庭方作为县委书记，只要抓抓全盘就行了，但孟庭方偏偏就对经济工作特别感兴趣，两个人在经济发展思路上就不免要有一些磕绊，一来二去，县委政府两大头拧着的事也就逐渐公开化了，就连市里也知道长宁县党政不统一的事儿，调解了多次。按说，党政不和也是常事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偏偏孟庭方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，搞经济不行，搞起权术来倒是有一套，挤对起人来可谓花样百出，不遗余力。东方长青的县长还差两年才满届，就莫名其妙地给挤对出了局。市里可能是为

了安慰他，把他调到市政协任民族宗教专门委员会主任，行政上还是正处实职。只是，这个正处实职和那个正处实职的区别就大了去了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虽说辈分不小，四大家之一，却不实惠，实际权力还不如政府组成局下面的一个管事的科室头头。一个三十来岁风头正劲的县长，一下子被搁在一个没事管，也不管事的闲职上，强烈的落差让东方长青难免有一种遗憾，感觉像一个被抛弃的怨妇似的。政协原本就没有什么实际责任，说起来事事皆管，其实事事都管不了，到专门委员会，简直就没事可干了，一年弄一两个调研，开展次把视察，协助办公室开好一个例会，余下的时间，确实不知道要做什么好。东方长青初到政协那两年，闲得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才好，上班时间不是看报就是上网下棋，偏偏网上的棋友个个满心浮躁，没几个高手，几盘棋下完，也就不想再下了。

官场上的习惯，一个人一旦进入了人大、政协机关，管的事少了，参加的会少了，出头露面的机会少了，也就慢慢地冷了下来，渐渐边缘化了。渐渐的，东方长青就把自己那颗积极用世的心慢慢淡了，灰了。他是民宗委主任，平常政协开会，民族宗教界的委员总是分在一个小组，他是当然的组长。这样他和东江寺的智慧大师熟悉起来，大师七十来岁年纪，慈眉善目的，身披袈裟时，就活脱脱是电影《少林寺》里长着长寿眉的老方丈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智慧大师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大师颇好相人，见了他，注目片刻，缓缓道：“东方主任，恕老僧无礼，我看了您的骨相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眼如点漆，熠熠生光，乃是大贵之相，异日必定要飞黄腾达。”他听了，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大师取笑了，您这话要是早几年说，我定会备受鼓舞，如今我落拓至此，尸位素餐，连市里四大家机关的年轻人都不认识我是谁了。我自己早已经把那颗积极用世的心灰了，还说什么飞黄腾达？”

话说得不客气，智慧大师却不以为怪，而是徐徐言道：“老和尚的话说到这儿，能否应验，须待时日，到那时，您才知道我今日之言，原非虚语。”

“两会”期间，委员们原无多少工作要办，休息的时候，作为民宗界组长的东方长青在大家讨论结束后，想要邀人手谈一局，不料遍邀之后，莫有应者。正在遗憾之时，智慧大师手拈白须，徐徐说：“和尚平时也爱这黑白之道，要是东方主任不弃，我来应付几招如何？”东方长青不禁喜出望外，连忙

展开棋盘，两个正襟危坐，对弈起来。一局罢了，东方长青竟然以一目半告负，不禁对和尚另眼相看起来。从此，东方长青和智慧大师成了好朋友。周末或者节假日，东方长青都喜欢乘车来到这礼佛山，和大师手谈两局，余下的时间两人坐山观景，谈佛论道，一僧一俗竟然十分契合。渐渐的，东方长青那颗已经灰了淡了的心，竟然变得开阔明朗起来，在恬静安宁之中，又有了精神的力量。这种心境的变化，东方长青自己都十分不解，有一次，他问大师：“大师，论说佛家以出世为念，为什么我认识您之后，以前那些沮丧心情不再有了，相反倒是在淡定之后又有了活力，似乎有了一种什么精神的力量注入内心似的。”大师微微一笑，徐徐回答说：“佛教之出世，其实是为了入世，只有出世，才能入世。出世说的是一种境界，入世才是真正目的，如果一味只为出世，则何以验证佛法的功效？不入世，如何普度众生？东方主任，您能悟到这个程度，确实是一个有慧根的人呢。”

东方长青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的仕途进退，居然也和东江寺、和智慧大师密切相关。市政协主席向礼，来政协前是市委分管组织人事和意识形态的副书记，不知为什么，连续当了三届市委副书记的向礼始终难以在政途上再进一步，熬到五十岁上下，眼看着升迁无望了，才被上级给了一个安慰奖，调到政协当主席，解决了一个正厅级的待遇。向礼当了政协主席后，心情不免也有些失意，对下属也就没有精力去关心，虽然开会时常说要在政治上、生活上关心同志之类的套话，其实对下属的前途问题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态度。一开始向礼在会上郑重其事地说起要在政治上关心干部之类的话时，东方长青也不免和政协机关里的几个年轻人一样怦然心动，胸中热乎起来，感觉自己遇上了一个关心下属的好领导，于是多次向向礼说起自己的抱负，透露出自己想出去再干一番事业的想法。没想到，向礼嘴上答应好好好，却从来不去推荐一下，一来二去，东方长青也就明白了向礼的为人，不再寄予希望了。

向礼的老婆彭金香身体多病，近些年又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，多方求治无效，痛苦不堪。有一天，东方长青到医院去看望彭金香，无意中提到智慧大师医道高深，说：“彭姨，东江寺的住持智慧大师是我的好朋友，道行十分高深，还精通中医，你何不请他来给你看一看？帕金森综合征这病，到现

在还是世界医学上的难题，西医是莫奈其何的，不妨试一试中医治疗。”彭金香病急乱投医，就委托东方长青去请智慧和尚来治疗。东方长青说大师轻易不下山，最好是请彭金香上山去求医。在彭金香的软磨硬缠下，向礼才不得不答应下来。因为自己的身份不宜去寺庙拜佛，怕引起猜疑，于是请东方长青全程陪着夫人上山治病。也不知道是智慧和尚医道高明，还是彭金香的心理反应，治疗了几次，彭金香的症状就减轻了不少。两个月之后，居然沉痾大愈，行走如常了。

有了这几次的私人交往，东方长青和向礼主席之间的私交就多了起来，尤其是彭金香，对东方长青更是感激不尽，多次对向礼说：“东方这孩子，知书识礼的，为了我这病，真是费尽了心。老向，你是他的领导，也该关心关心他，这孩子年轻，懂得感恩，是一块好料子，你看能不能操作一下，向组织建议提一提，也解决解决副厅待遇，算是我们也报答了他。”枕头风吹得多了，向礼就用了心。

命运仿佛是在一天之间就改变了的。又是一个周末，东方长青和往常一样去了礼佛山东江寺，正在与智慧对弈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拿出手机一看，不觉有些诧异，而且激动起来。来电显示的号码竟然是向礼主席的。在政协上班三年多了，向礼主席主动给东方长青打电话还是第一次，就是在他带着彭金香治病时，向礼主席要找他，还都要经过办公室给他打电话。向礼问：“长青吗，你在哪里？”东方长青连忙回答道：“向主席您好，我在东江寺智慧大师这里呢。”向礼在那头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还真能够做到心中淡泊，既然你在那里，就代我向大师问好。”东方长青说：“好的，我一定落实您的指示。”向礼说：“这样吧，有些事我想和你谈一下，你那里车方不方便？不方便我让我的车去接你。”东方长青如实表示：“这里车不太方便，但也不用主席您派车，我搭个车就回来了，只不过是慢一些。”向礼说：“既然不方便，我就叫小向把车开去接你好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东方长青就有些发愣，向礼亲自打电话召他回去，要和他谈什么呢？想着，抬头看，智慧大师正目光炯炯地看着他，才想起向礼的交代来，说：“大师，我们向主席在电话里要我代他问您好。”大师微笑颌首，说：“谢谢向主席。”东方长青道：“向主席说派车来接我回去，不知道有什

么事。”智慧手捻白须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东方主任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说的话吗？现在，那句话就要应验了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向礼主席的司机小向就开着四号车来到了东江寺，东方长青告别了智慧和尚，随车回到了市里，向礼主席在自己家的书房里接待了他。向礼主席和他谈话的当儿，彭姨一直陪坐在旁边，露出一副欣慰的笑容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，那神情似乎在告诉东方长青，他的事她是尽力了的，也显示出她待东方长青的不同寻常的亲近。向礼主席说：“东方主任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你今年应该是三十六岁，来政协三年多了吧。”

“是，谢谢主席关心。”东方长青小心翼翼地回答。

向礼慈祥地一笑：“你多次向我提出想出去任职，我也一直记在心上，只是一直以来没有机会。这次把你请来，就是想就这个问题和你聊一聊，看你还不想不想从政协机关出去。你彭姨的意思，推荐你当一届政协副主席，解决一个副厅的政治待遇，这点我觉得不是什么难事，你的工作能力、思想水平以及工作业绩，大家都是目共睹的，政协党组也有向市委推荐副主席候选人的权利。但是，我还是觉得，在政协，解决一个副厅容易，但要从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再出去干一番事业就相对要困难一些了。你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，我的意思，你还是考虑去某个职能部门，即使是平调，也要比当一个虚的副厅实在一些，有了平台，就有了展示自己能力和才华的机会，再从这个平台上起步。你的意见呢？”

东方长青的心咚咚地急跳起来，一时竟然思绪纷呈，不知如何回答好。彭姨削好一个苹果递给他，说：“我们家老向对下级是很关心的，给你考虑得也很全面。”

“是的，能在向主席手下工作，真是我的幸运。”东方长青由衷地说，心里却已经把事情权衡了一遍。向礼说得对，干一届政协副主席，副厅级别是解决了，但从政协副主席的任上再去当副市长、市长或市委副书记、书记，从历任情况来看，鲜有先例，几乎是不可能。再就是，从有职有权的方面来说，还不如去某个政府组成局当个局长，以自己的能力，如果机缘巧合，副厅级别也未必不能达到。这样想着，就说：“我非常感谢向主席对我个人的培养，至于我的去向问题，我听您的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向礼宽慰地看了他一眼，笑了起来，“这几天市委要召开常委会，研究人事问题，我虽然只是列席会议，但我市多年来的做法，人事安排会听取政协主席的意见，而且也会给人大和政协留一点机动名额。即将研究的人事安排方案的草案我也看了，市文化局局长卫昌贞在开发中受贿被批捕后，空出来的职位目前虽然有几个预备人员等着，却还没有定下来。我考虑提议由你出任市文化局局长一职，你看如何？”

向礼一说完，东方长青心里不由得像被泼了盆冰水，一下子冷了下来。文化局虽说也是政府组成局，却历来不怎么受重视。清水衙门不说，以自己原来在县里任主管时候的经验，就是在分配人大代表名额这类小事上，宣传口的代表名额往往落不到拥有一百多名干部职工的文化局，而是落在只有几十人的广播局。各地分管文化、教育、卫生的副县、市长，多出于教育局或广播局，其位置之不重要可见一斑。文化局局长的未来，大多安排到政协或人大当一个科教文卫的主任，最后退休。自己好容易从政协出去，难道只是为了五十岁后再回到政协来养老吗？

仿佛看透了东方长青的内心想法，向礼微笑着说：“我知道，文化局近些年来有些边缘化，和别的政府组成局相比，位置是差了一些。但是，英雄不问出处，任何单位，任何部门都出领导，出人才。当然，应该承认，出不出领导固然也有单位是不是重要的客观因素，有的单位在领导心目中位置靠前一点，领导考虑的确实多一点，这种情况是有的。但我还是要说，仕途进退，关键在自己。而且，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群众文化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，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。另外，我之所以推荐你去当这个文化局局长，也因为这个职位相对要边缘化一些，竞争不是很激烈，这样把握性也更大一点。”

看着向礼的笑容，东方长青虽然心里不太满意，却拂不下向礼的好意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于是说：“谢谢您，向主席，无论在什么单位，只要能经常得到您的关心，我都愿意去干，绝不给您丢脸。”

“那就这样定了吧，当然，这仅仅是我们私下的谈话，至于事情成与不成，还得等市委常委会以后才能确定，以组织谈话为准。”向礼慈祥地笑着，说，“至于我，当然会随时随地关心你，毕竟你是从政协出去的嘛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就这样，三个月后，东方长青调出了市政协，去了市文化局。得知他的任命后，不少人暗中窃笑，说他是官迷心窍，病急乱投医，一个无人问津的文化局局长就把他给迷住了。一些朋友还当面揶揄他，说他是官瘾大，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东方长青只是笑笑，不解释也不分辩。倒是智慧大师真心诚意地向他表示了祝贺，说：“以佛教的理念来说，只要心中有佛，处处皆可成佛。倘若心中无佛，即使在如来宝座下修行，也未必能得正果。”

奥迪车轻轻一拐，离开了国道，向一条伸向山谷的公路驶去，礼佛山到了。东方长青关上了DV，《小夜曲》戛然而止。本来还在和他调笑着的白雪也神情庄重起来，远远的，可以看见东江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从参天古木中掩映而出。隔着密封的车玻璃，东方长青仿佛听到了古刹悠长厚重的钟声。

2

智慧大师早就在山门内等着了，东方长青下了车，智慧大师就双手合十迎了过来，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东方局长好久没有来了，近来可好？”东方长青也双手合十，笑着说：“听大师口气，是对我许久不来拜访有意见了啊。”智慧也笑，说：“佛说不嗔，老和尚岂敢有意见。”见白雪在东方身边亭亭玉立，不觉眼前一亮，也合十问好。东方不觉好笑，心想大师修行如此之深，原来见了美女眼睛也会放光的。白雪也学着两人的样子，双手合十问好。

三个人在砖石地上缓缓而行，也不去烧香，直接就去了智慧的寝所，在草蒲团上坐定，有小和尚端来素茶，彼此又客气了一番。东方长青说：“大师，自从调到文化局后，公务忙了一些，所以一段时间未能来拜会大师，不是长青忘记故人，还请大师恕罪。”智慧笑着说：“东方局长言重了，官场公务繁忙，不比和尚清闲。二位一路上车马劳顿，我们还是先用斋饭如何？”东方长青说：“这样最好，确实也饿了。”白雪一听斋饭二字，不由兴奋得两眼

放光，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吃过和尚的斋饭呢，心里充满了好奇。三个人起身去隔壁小房间用斋，只见几个俗家弟子依次端上饭菜来，却是竹笋、蘑菇、蕨粑、木耳之类，果然是山中珍品。吃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用斋毕，白雪就提出要去拜佛，东方长青含笑应允，智慧和尚头里领路，到了大殿，买了香纸，在智慧大师的指导下烧了香，拜了佛。

东方长青趁智慧去插香的工夫，悄悄对白雪说：“雪，你要许个什么愿呢？”白雪一笑，说：“谁要你管。”说着，倒身拜下去，心里默祝：“如来佛有灵，保佑我和这身边的冤家姻缘得成，我爱他，简直胜过了自己的生命。”拜毕起身，被自己感动得几乎就要落泪了。东方长青见状，也猜出了白雪的心思，不由得一阵怅然。

拜佛之后，回到大师房里，白雪问道：“大师，我听人说，东江寺的佛祖最灵，许愿的都可实现，我也许了一愿，不知可否灵验？”大师一笑，说：“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”东方长青却问：“白雪，你许了个什么愿啊？”白雪脸一红，白了他一眼，这一眼就把自己心里的小秘密暴露无遗了。

接下来，大家谈了一些其他的事，东方长青仔细询问了东江寺的保护情况，智慧大师说，东江寺是清朝初年重修的，距今三百多年了，完全的木结构，风蚀雨浸，败坏得很严重，前些年方仁心市长来过江东寺视察，批了一笔钱作为修葺之用，因为资金有限，只把大殿做了一些简单维护，偏殿和其他的地方丝毫没有维修。东方长青听了，说：“大师，江东寺是我市一级文物保护单位，文物管理是文化局的重要职责之一，你把维修费用弄一个预算给我，我回头想想办法。”大师连忙双手合十感谢，说：“东方局长，若能筹得善款，重修庙宇，真是天大的善事。我佛慈悲，定会保佑您连升三级。和尚这里也代表众多善男信女，谢谢您了。”

东方长青笑笑，智慧大师虽说修行颇深，却不迂腐泥古，倒是能佛俗合璧，既出世又入世了。

聊了一会儿，智慧大师开言问道：“东方局长好久不来，今天来到这里，恐怕也不全是为了拜佛而来的吧？”

东方长青笑笑，不由得深思起来，佩服智慧和尚的知人之深，确实，他来到这礼佛山上的千年古寺，当然不全是来拜佛的。自从去文化局任上之后，

许多事都不顺。文化局在领导心目中地位不够。这些年来，虽然文件上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却是明显的一手硬一手软，领导都把目光关注在经济工作上，开口闭口就是GDP、财政收入，好像都是经济学家似的。意识形态这一块，相对来说，几乎就是冷门了。别看宣传文化部门与经济部门相比是冷门，也仍然有个前后，在领导眼里，新闻单位直接关系到政绩，所以地区报社和广播电视局位列第一；教育部门关乎一个地方的脸面，位列第二；体育部门本来是偏门，近些年来中国人奥林匹克情结膨胀，也排到了第三；旅游部门近来才划归了宣传口管理，随着旅游业的兴起，也排在了第四。只有文化部门，写起来重要，说起来次要，做起来可以不要。东方长青去文化局报到的时候，局里开了一个欢迎会，大家发言说：“东方局长来了，文化的春天到来了。”倒是一个快要退休的老文化人说了实话，他辛酸地说：“我们每来一届局长，每开一次欢迎会，都要说文化艺术的春天到来了，这个春天也不知念叨了多少次，希望这次东方局长不要让我们失望。”东方长青也像其他的领导一样，初上任就是一个星期的调研，所到之处，谈起文化部门的地位，没有不摇头叹息的。

东方长青到文化局任职快一年了，几次想向市委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江水长汇报一次工作，都被江水长的太极推手给推掉了，领导总是忙，有时逼得急了，江水长就板下脸来，说：“长青同志，你可以给宣传部和主管文教卫的副市长汇报嘛，未必一定要我来听汇报！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，加上政法，我是分身无术啊。”退而求其次，给市政府主管文教卫工作的副市长林学敏汇报，也只得了半次机会，说是半次，是因为汇报才到了一半，林副市长就接到了市教育局局长黄猛打来的电话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急事，急匆匆就走了。其实黄猛给林副市长打来电话根本就没有什么事，也是邀牌，林学敏之前是市教委（后改为局）主任，从教委主任的任上当选了副市长的，副市长都当了多少年了，对教育的情结还没有消退，总觉得自己还是教育部门的人，对教育那条线格外垂青，甚至有些本来属于教育局长才去管的事也让他给越俎代庖了。黄猛和卫生局长邓芳、旅游局长苏兰加上林学敏是雷打不散的牌友，经常聚在一起打五兵自摸双的麻将，所以一接到黄猛的电话，林副市长就说有急事，匆匆走了，把东方长青扔在那里进退不能，要多尴尬有多

尴尬。

面对这样的局面，东方长青不免有些沮丧。见大师问及，又因为有白雪在旁边，好多事不好说，正为难处，白雪也是个冰雪聪明的人，见这情景，说：“长青，你和大师聊吧，我第一次来这圣地，想独自看一看山景。”东方长青说：“你去吧，只是不要走远了。”白雪娇憨地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还要你说。”

白雪走后，东方长青就把自己的处境给智慧和和尚细细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：“大师，想当年我在政协，已灰了这颗用世之心，原没有再出江湖的想法。不想今天再入这名利场，又遭遇这样尴尬处境，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应付才是。还想请您赐教。”

智慧大师细细听完，深思良久，徐徐说：“东方局长，我这化外之人，怎么解得官场之事？您这不啻问道于盲了。不过，万事万物，形状不同神实相近，情况不同理实相通。就我看来，世间万事，唯与人相处是最难的。我想，您有些操之过急了，岂不闻欲速则不达？不瞒你说，我虽是佛家弟子，却也常读古今圣贤著作，感受最深的是沈从文先生的一句话，万事都要耐得烦。这耐烦二字，真是得了处世的真谛。急功近利，汲汲于功名利禄，当然就耐不得烦了。所以，只有把心中的欲求降到最低，你才能耐得烦。无欲而能心静，静而能远，远而能明，明而能通，通而后达。”

东方长青认真地聆听着，心里那团迷雾似乎渐渐地散开了，心情也不觉开朗起来，由衷道：“大师说的是，看来我是有些急功近利了，没有耐烦的功夫。看来坐冷板凳的功夫，尤其需要修一修。”

智慧开颐一笑：“东方局长天资聪颖，触类旁通，真正令人可羨。”

正说着，腰部一麻，手机震动起来。东方长青对着智慧大师抱歉说：“这鬼手机，真是方便了别人苦了自己。”大师宽厚一笑，说：“接吧，身在官场，当然要办事。”东方长青掏出手机一看，这回真的是胡嵩的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胡嵩就火急火燎地问：“局座，您在哪里？”东方长青皱了皱眉头，心想这胡嵩也是个副处级干部，副局长当了多年，怎么就不懂得规矩，开口便问去向呢？想着，嘴上却亲热地答应：“胡局长啊，我在外面有点事，有事吗？”胡嵩说：“也没什么事，电影公司那些职工又上访了，围住了市委大

院。”东方长青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星期六市委又没上班，他们围那里起什么作用？”胡嵩说：“别说了，他妈今天市委开常委会，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的消息，就去了。市委江副书记打我电话，叫我们立即去做好思想工作，把群众疏散掉。”

东方长青一下子有些张口结舌，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。按说，文化部门出了事，市委领导应该首先打他这个局长的电话，却打了胡嵩副局长的电话，这多少让他心里有些酸溜溜的，差一点就要说出“既然江书记打你电话，你就去处理得了”的话来。幸而这些年在政协把性子磨了一点，凡事虽然做不到三思而后行，话未出口也能在嗓子里打几个转，于是道：“胡局长，您辛苦一下，立即组织机关的同志们去做思想工作，我立即赶回来。”

挂了电话，东方长青对智慧大师苦笑着说：“看，一进这名利场，就不再是自由身了。”智慧微笑地说：“理解理解。”东方长青就打白雪的手机，正打着，就见白雪从外走了进来，说：“东江寺果然名不虚传，风景优美。”东方长青说：“风景再优美也只能下次来了，我们要立马回局里去。”

“有急事？”

“是啊，电影公司那些人又闹事了。”

两人作别了智慧大师，在山门那里上了车，一阵风驶下山去。东方长青双手把着方向盘，脑海里却像机器一样转得飞快。电影公司一直是文化局的一个大难题，不仅是市里，各县也是如此，几乎成为全国文化部门的通病了。改革开放以前，电视、网络还没有出现，电影是个香饽饽，那个时候万头攒动看电影的壮观场面，东方长青还记忆犹新。电影公司和电影院是那个年代最吃香的单位，福利待遇一流。单位好了，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打破头往里面挤，都快成领导的家属院了。谁也无法预料到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当年的好单位，如今变得门可罗雀，连工资都发不出了。市电影公司前些年实行改革，全体员工都是集体职工，拿的是集体工资，财政支付三分之一。而那时的领导都已经退休，跳出无门，于是大家就吵着要进入财政工资，闹了几次，也没有一个结果，这下，发展到围堵市委机关了。

东方长青并不担心这场群体性事件无法平息，文化单位的人，说是知识分子，其实没几个是有文化的；说不是知识分子，他们又是从事文化工作的，